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

鲜花朵朵

刘 迪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鲜花朵朵

——

——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

鲜花朵朵

刘迪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鲜花朵朵/刘迪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2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

ISBN 978-7-5321-3233-1

I.鲜… II.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5340 号

责任编辑:韩 樱

封面设计:王志伟

鲜花朵朵

刘迪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1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136,000

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ISBN 978-7-5321-3233-1/I·2460 定价:1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410805

一个不同寻常的母亲和她的七个女儿的故事。

她，明艳、强悍、世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母亲；她们，美丽、风流、至情至性，各自拥有悲喜交加的命运。

母亲的一生都是为了女儿们，为了她们能有更好的生活，她将自己惊人的生命能量发挥到极致。从苍茫的东北乡村到充满浮华诱惑的上海滩，她的一生就是一个女人的传奇。而她的七个女儿，犹如七枝娇艳的鲜花，围绕着母亲，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

作者简介

刘迪，女，1960年出生。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祖籍山东。曾就读山东文学讲习所及上海大学文学院。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落花成泥》、散文集《只有香如故》和长篇小说《飞机场》。长篇小说《鲜花朵朵》已由大唐辉煌改编电视连续剧。

目 录

引子
1

.....
第一章
3

.....
第二章
11

.....
第三章
19

.....
第四章
25

.....
第五章
39

.....
第六章
47

.....
第七章
57

.....
第八章
72

.....

第九章
85

.....

第十章
107

.....

第十一章
115

.....

第十二章
131

.....

第十三章
148

.....

尾 声
156

.....

后 记
158

.....

引 子

母亲叼着黄鹤楼金把香烟站在金茂大厦 66 层豪华客房的落地窗前，一往情深地看着夜幕中闪烁靡丽的黄浦江，感慨地对如花似玉的女儿们说：那时，我怎么会想到能在这么堂皇的地方过 66 岁的生日咧？

困扰母亲的怪异的厌食症，使母亲在她的生日晚宴上依然没有吃下什么，但这显然没有影响母亲今晚的好情绪。

母亲所说的“那时”，是她的童年，母亲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在她家村后北河的堤岸上，长风掠过，空气中弥漫着高粱、玉米、大豆、麦子的芳香，那些五谷的味道不但浓郁醉人，并且可以嗅其充饥。母亲说起她“喝风充饥”的悲惨童年，总能叫她的女儿们感觉到另外的意味，一种浪漫的意味，她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纤细的少女，婀娜地在久远的堤岸上迎风舞蹈。

二朵说：妈喜欢富丽，等妈过 70 大寿，我们给妈找个更堂皇的地方。母亲饶有兴致地说：好呀！你妈是个大俗人，就喜欢看个良辰美景儿。说完，母亲开怀地笑了。母亲一向不拒绝奢华，母亲说奢华都是用辛苦堆出来的，你不享受它也就枉费了辛苦，所以，母亲总是安然地享受着奢华和富贵。四朵见母亲高兴，便说：下次我们到迪拜去给妈过 70 大寿。母亲当真地问：迪拜在哪儿？四朵笑着说：在中东，那是世界上最奢华的地方，黄金像石油一样遍地流淌，那里有世界上惟一的一座七星级大酒店。母亲把香烟撒在烟缸里，爽朗地说：好，那我们就吃到迪拜去。母亲自嘲，一个喝风长大的孩子，整日被饥饿和寒冷困扰，能有什么高级的想法呢？吃和享乐恐怕就是你妈的最高级境界了。大朵说，妈您谦虚了，在我们眼里，母亲是天底下最勇

敢最能干的女人,母亲永远让我们敬畏、崇拜和自豪。

母亲摆了摆手说,算了,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不过……那日子也不远了……说完,母亲恬静、安详地笑了,脸上现出了母亲早年的美丽。

母亲的一生中有两次重要的远足,一次是18岁那年,她第一次走出胶东老家的高粱地,去东北找一个叫老黑的男人。另一次是母亲38岁那年,去上海找一个叫老白的男人。如果说母亲的第一次远行改变了她自己的命运,那么,母亲的第二次远行则改变了她七个女儿的命运。

母亲在临终前病着的那些日子里,曾对她众多的女儿说,我没有嘉言懿行留给你们,但我要坦然地告诉你们,我这辈子曾有过两个男人,一个是你们的父亲,他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还有你们,一群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儿;另一个男人是谁呢?你们可能都猜出来了,是白山,他给了我你们的父亲没有给过我的东西……母亲无比幸福地沉醉在畅想之中……大朵试探着问母亲,是小仙女吧?母亲摇了摇头,你们想哪儿去了……我说出来你们不要笑,白山给了我爱情……你们一定要相信爱情,不要去亵渎它……

第一章

1

1979年一个秋天的午后,39岁的母亲骄傲地气宇轩昂地站在海关大钟下面,对她的女儿们说:这就是外滩。母亲这时突然想起了白山曾经对她说过话,于是又强调说,外滩是我见过的最有情调的地方。母亲讲这句话时的语气,几乎和白山一模一样。

孩子们的眼睛随着母亲的手指看着浑浊的黄浦江和江边一幢幢结实高大的楼宇,以及江岸上穿戴异常摩登的行人,心思既烂漫又复杂。

母亲的六个女儿中,除大朵被爱情留在北方之外,其余的五个女儿都雀跃着跟随母亲迁移到了上海。在这之前,上海的外滩,在她们听来不过是一个洋气的名词而已,任凭她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想象不出此时外滩展现在她们眼前的既优雅又浪漫的情调。

母亲带着她的女儿们从南京东路向西,边看边逛,她不停地指给孩子们看这看那,并激动地对孩子们说,这家是西餐馆,是外国人吃饭的地方;这家是内衣店,专门卖女人贴身穿的衣服。二朵趴在橱窗上直勾勾地看着,自言自语地说,还镶着好看的呢绒花边呢!母亲看在眼里,没有言语;这家是高级餐馆,桌子上铺着雪白的餐布,吃饭的客人脖子上都要戴一块雪白的餐巾……三朵极其羡慕地说:妈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母亲扬了扬她一头爆开的卷发,得意地说:别以为你们的妈是土包子,妈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孩子们欢愉地跟在她们的母亲后面观赏着各式各样的店铺,即使什么也不买,已经幸福无比

了。母亲从她们一只只闪亮的眼睛里，看到了朦胧的渴望，母亲暗暗想，她的孩子们会在这种渴望的滋润下变得高贵起来，一定会的，她不是已经带她们走出了第一步吗？

孩子们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楼房。孩子们一路上眼睛看花了，脖子看酸了。过了西藏路，母亲指着一个高大的建筑说：这是我们中国最高的楼。二朵问：是国际饭店吧？母亲问：你怎么知道的？二朵说：我们家的月份牌上有。

在一扇明亮的大玻璃窗前，女孩们不约而同都停了下来，她们的目光齐刷刷惊诧地朝里面看着，里面的灯光是雪白的，里面的各式美人也是雪白的，各式各样的发型美轮美奂，有的做好了，有的还正在做着。理发师多半是男的，样子都很摩登，二朵不由自主地靠过去，痴迷地看着里面，理发师洁白修长的手指娴熟地在美人的发间飞舞，他们都蓄着好看的发型，鬓角长长的，那么清秀干净，一个个像刚从澡堂里出来一样。靠窗的男理发师刚上完女人头发上的一个塑料发卷，抬头和橱窗外二朵的目光相遇，二朵的脸刷的红了，她虽然不懂那目光里面的含义，但这并不妨碍她想入非非。

母亲说，好了丫头们，这有啥，等你们长大了，挣了钱，你们的头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现在，我们要吃饭了。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早饿了，我们吃什么呢？母亲说，我今天请你们吃大肉面。只有二朵像有心事地说，妈，我不想吃饭，我想买样东西。母亲问她的女儿们：你们到底是想买东西还是要吃大肉面？除了二朵，她们齐声说，吃大肉面。母亲找了家面店，叫女儿们去找位子先坐下，自己排队开票，正赶上中午吃饭的时间，队排出了门外，母亲给二朵使了个眼色，二朵便来到母亲身边，母亲把早就攥在手里的十元钱递给二朵说，去买回来吧！二朵涨红着脸接过母亲给的钱，扭头就要走，母亲说，买好后到这里找我们。

二朵回来的时候，大家也刚好吃完了，二朵把余下的钱悄悄塞给了母亲，然后拍了拍上衣口袋，轻声对母亲说：买了。母亲给了二朵一个外面汪着油的纸袋，二朵打开一看是六个焦黄的生煎馒头，自己

只吃了一个，剩下的给每人嘴里塞了一个。

母亲说，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以后你们自己出来逛吧！上了公共汽车，小的们陆续都有了座位，惟独母亲和二朵还站着，二朵早就想单独和母亲说句话，总算等到了机会。

妈，你从来来过上海吧？二朵的目光诡异看着母亲。

母亲惊怵地看着二朵：你怎么知道？

妈的头发在那家理发店烫过。

哪家理发店不可以烫头？

妈烫的那种反翘式和那里做的一模一样，我敢打赌那理发师都认出了你。

母亲涨红着脸说：他们一天不知要做多少个头，怎么就认出我来了？

二朵笑着说：妈是谁？妈特别呀！

母亲板起脸说：这话不许乱说。

二朵说：妈上次不是失踪，是来上海烫头了，烫了一个大反翘。

母亲认真地说：这话千万别对你爸说。

二朵指了指嘴说：妈放心，我这里严着呢。

晚上，二朵见妹妹们都睡了，便悄悄拿出那个尼龙胸罩，试着穿在了身上，又舒服又漂亮，不禁自言自语，天哪……天哪……真好看死了。她正陶醉着，突然听到身后说：真不要脸。

原来三朵醒着，正用一种刻毒的目光看着她，二朵没有恼，因为她今天情绪特别好，她情绪好就不会恼，她依然笑着对三朵说：你还小呢！你什么也不懂。

小？小你们就可以偏心了。

二朵见三朵真的生气了，就说：那咱俩换着戴。

三朵决然地说：谁稀罕你那脏东西。

二朵仍然笑咪咪地说：我们家怎么活脱脱出了个林黛玉。

整天病歪歪的，谁要像她，你不是咒我早死吧！

吓吓吓，你讲话咋这难听呢？

我告诉你,今天你和妈在公共汽车上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听到了又怎样?

我是小,但我眼睛里可揉不进沙子。

2

大桂投井前,留给妹妹一句话:小桂,长大后一定去找老黑。

解放前,老黑在胶东一带,是天不怕地不怕远近闻名的牛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武工队里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打日本人那会儿,他在铁路旁的店口村留宿时,认识了刘连诚的女儿大桂,于是两人就好上了。大桂是方圆百里的美人,说媒的踏破门槛,可大桂就看好老黑了。那会儿国难当头,老黑杀小日本杀红了眼,尽管大桂有一万个好,大敌当前,老黑不能儿女情长。老黑对大桂说,等赶跑了日本人,我一定敲锣打鼓把你娶回家,大桂听了老黑的话,从此像掉进蜜罐里一样甜蜜。日本人投降后,胶东的情况依然很复杂,反动势力十分猖狂,一会儿国民党来了,共产党有时也来,老黑那时脚下像踩着风火轮,忽东忽西,有一阵子还乡团活动猖獗,报复革命家属手段狠毒,老黑带着一支队伍专门围剿歼灭还乡团。老黑最后一次见到大桂时,既歉疚又担忧地说,大桂呀,现在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把小日本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兔子尾巴也长不了多久了,你要坚持住,革命就要成功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不但要敲锣打鼓,还要用八抬大轿风风光光把你抬回家。可是还没等到老黑兑现诺言,还乡团却捷足先登了,他们当着刘连诚老两口的面,把大桂奸污了,然后又在大桂面前用刺刀生生挑死了她的双亲。还乡团离开的时候对着大桂说:你等着你的共匪老黑来娶你吧!大桂掩埋了双亲的尸体后,思前想后是活不下去了,自己活着无疑是老黑的耻辱,不如做个烈女,给老黑留个想头,于是就投了井。

大桂是母亲的姐姐。母亲八岁就成了孤儿。

母亲幸免于难是因为还乡团闯进来的时候她正在蹲茅房,从家

中传出的凄惨呼喊把母亲吓瘫在臭气熏天的茅房里……那以后母亲就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挂在了嘴上。

直到七八年后，母亲才打听到了老黑的下落。

成了孤儿的母亲就像散养的猫和狗，处境悲惨，呵斥、辱骂总是多于怜悯和施舍，但母亲顽皮、倔强，生命力异常顽强。母亲在家乡的日子过得艰难、屈辱，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儿，十几岁的女孩子总是衣不遮体，村里的光棍和不正经的男人伺机占母亲的便宜，趁母亲不注意就往她的裆里摸，害得母亲总是夹着腿走路，以防那些坏男人的袭击。

十几岁的母亲单薄得像风中摇曳的芦苇，母亲没有亲人，没有喜欢她的人，惟一能给她安慰的是北河河岸上翩跹飞舞的长风，它们像亲人一样抚摩她，给她温饱和安慰，她经常想象着它们就是娘的手。

母亲十八岁这年，去给爹娘和姐姐上坟，母亲没钱买纸，便拣了些干透的杨树叶当纸钱烧，边烧边哭，边哭边说，爹啊娘呀姐呀，收下我给你们的黄金叶吧！等我有钱了，我叫你们骡马成群，金银满屋。烧完了哭够了，她开始拔坟上的野草，拔着拔着，仿佛有一只蜜蜂嗡嗡在耳边叫个不停，果然出现了一只金色的蜜蜂在她的眼前亲昵地飞啊舞啊，时值清明，这只漂亮的小蜜蜂是哪里来的呢？正纳闷着，突然传来了姐姐的声音：小桂，难为你来看我们，你真叫我欣慰，你长大了，也长漂亮了，你忘了我对你说过的话？怎么还不走？你该去找老黑了啊！快去吧！

这一年，母亲衣衫褴褛地上了路，母亲决然地把三间摇摇欲坠的草房卖了，凑足了盘缠，有生以来第一次给自己买了一套新衣服，出门的时候舍不得穿，把它放到了包裹里宝贝似的背在身上。母亲舍不得坐火车，跟着一帮闯关东的人趴上了一列向北开的货车，一路上爬上爬下，历尽艰难，路上足足走了十天才到了齐齐哈尔，母亲这才把身上剩余的钱拿出来买了一张到黑河的火车票。母亲一路上惊慌失措，受尽磨难，此时坐下来才开始忐忑不安地想着要见的那个人。母亲已经记不得老黑的模样了，只记得他有一副刚毅消瘦的黑脸膛。

母亲不知此行能不能找到老黑,也不知老黑能否收留她,更不知他是不是已经有人了,但母亲执著地往前走,她别无选择,因为母亲的面前只有这一条路。

火车快到站的时候,母亲想,这回该把新衣服换上了,可是母亲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包裹了。母亲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找,边找边哭着哀求:谁拿了我结婚穿的新衣服啊?母亲因为找衣服又坐过了站,走下火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站在月台上的母亲此时举目无亲,饥寒交迫,母亲看着两条光秃秃的铁轨想到了死,她这种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等下一趟火车开过来的时候跳下去算了。可是转念又一想,她这样小小年纪就死了太冤枉、太窝囊,她长这么大除了受苦就是被凌辱,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穿过一件新衣,即便死了,也是一个怨鬼,一个苦命鬼。母亲决定不死了,继续找老黑,母亲想,老黑就是不要她,看在姐姐的面上,看在她全家几乎为他被满门灭绝的份上,也会给她一顿饱饭吃,到那时再死也不迟。母亲开始顺着闪着寒光的铁道往回走,细高的身影像一根芦苇一样,在铁路上摇摇晃晃地前行。深夜,铁路上寂静得吓人,幸好有运圆木的火车不时经过。此时,母亲已经饥寒交迫,北方深秋的夜晚,朔风呼叫,气温已经到了零下十几度,母亲必须不停地走才可能不被冻死。饥寒中,母亲突然嗅到了爆炒大豆的清香,母亲朝铁路旁黑魆魆的田野看去,想必这里不久前一定是金灿灿的豆地,要不然为什么空气中会弥漫着豆子熟透的味道?在这个寒冷落寞的夜晚,老黑成了母亲惟一的想念和希望。

母亲走了整整一个晚上,天亮后,她终于走到了一个叫双河的地方。当母亲像一个叫花子一样衣衫褴褛地站在老黑面前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觊觎之念了,一个沦落成叫花子一样的人,还能有什么非分之想呢?这就是她要到达的终点,仅此而已。她力所能及的都做了,余下的事情是她力所不能及的,只能听天由命,公允在天,她服从上天的安排。

老黑上下打量了她一遍,只说了一句话:你长得没有你姐姐好

看。老黑的话虽然叫母亲不知所然,但听后还是感到无限的慰藉,老黑毕竟还记得姐姐啊。接下来老黑便带她去食堂吃饭,一大碗酸菜粉条余白肉,老黑用筷子串了三个馒头给她,吃完后,老黑问她还要吗?她咽了一下口水说不要了。这是母亲有生以来吃得最饱和最好的一顿饭,这顿饭深深地留在了母亲的记忆里,以后,母亲尽管吃遍山珍海味,但母亲生命记忆里最饱最美的一餐饭是老黑给的。老黑说,我不知你还活着,我一直以为你们都被还乡团杀了,你是怎么活下来的?老黑的话使母亲的眼泪像决堤的河水一般流了出来,母亲哭够了,便讲了那天发生的事情,还乡团闯进门的时候,她正在茅房里拉肚子,可是屋里发生的事情她听得真真切切,还乡团当着爹娘的面奸污了大桂,又如何用刺刀挑死了爹娘,大桂投井之前和她说了什么,一五一十都对老黑讲了。老黑听后黑着脸什么也没说,他喊来了一个姓叶的护士,把她拉到一旁说了一回话,就走了,母亲看他们说话的样子不像一般的同志关系。叶青拿了自己的换洗衣服给母亲,又和她一起去买牙刷毛巾一类的东西,在去商店的路上叶青问,大队长是你什么人?母亲想了想说:你是说老黑吧!母亲犹豫了一下说,他是俺哥。叶青听后没再说什么。母亲问,你结婚了吗?叶青笑了笑说:快了。母亲问,那个人就是俺哥吧?叶青腼腆地说,你看得出来了。

这时,母亲眼前仿佛一下子虚了,什么也看不到了,毫无感觉地跟着叶青来到一个房间,她现在很想离开这里,可是她太累了……这时姐姐大桂来了,姐姐说,小桂,你来了就不要走了,我已经和老黑说了,他答应要娶你。母亲说,姐,老黑能听你的吗?姐姐说,我虽然已死多年,但我一直是他的心上人,他不听我的听谁的?你放心吧,他一定会娶你的。母亲想拉住姐姐的手,可姐姐摆了摆手就没了……

对于姐姐的出现,母亲一直不承认是幻觉。

母亲把这件事反反复复讲了多年……母亲相信灵魂的存在,相信菩萨会显灵。

姐姐走后,母亲的眼前渐渐清晰,房间里有一张床,当中生着一

个大火炉，很暖和。母亲实在是困乏了，一头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母亲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母亲其实是被隔壁办公室的吵声惊醒的。母亲悄悄爬起来，将门开了一条缝，声音就变得十分清晰了，只听到老黑大着嗓门说：我要敲锣打鼓娶她，我要和她结婚，我要兑现我说过的话，我老黑愧对人家，人啊要讲良心！另一个人说：老黑别拿结婚当儿戏，你要慎重考虑权衡一下，小叶咋办？你要替她想一想，你们不是已经张罗结婚了吗？老黑说：要你这个政委干吗？要你们组织干吗？你们做工作呀！小叶是个知书达理的姑娘，她会想通的。另一个人又说：你忘了追人家那会儿的劲头了，说甩就把人家甩了，你考虑没考虑影响。老黑看了看他对面的那个人，一脸坏笑地说，我送你个机会。母亲在门缝里看到的是老黑的背影，站在老黑对面的那个人白脸，文质彬彬，不苟言笑，一副书生样，看上去虽然比老黑小不少，但却显得比老黑老练稳重。

母亲想，那个书生一样的男人是谁呢？说话倒是蛮中听的。

但倦意再次袭来，母亲掩上了房门，又继续睡了下去，母亲嘴角带着准新娘的微笑，高枕无忧地一觉睡到下午。